

Kyogoku Natsuhiko

冥谈

京极夏彦 — 著
王延庆 — 译

记忆这东西，
有时在不知不觉中就被扭曲了。

冥谈

[日] 京极夏彦 —— 著

王延庆 —— 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2015 · 沈阳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6—2015 年第 78 号

© 京极夏彦 201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冥谈 / (日) 京极夏彦著; 王延庆译. —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15.8

ISBN 978-7-5470-3710-2

I. ①冥… II. ①京… ②王…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51250 号

MEIDAN

by KYOGOKU Nastuhiko

Copyright © 2010 KYOGOKU Natsuhik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MEDIA FACTORY,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RACCOON AGENCY INC.,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45mm × 210mm

字数: 160千字

印张: 7.5

出版时间: 2015年8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张鸿艳

封面设计: 棱角视觉

版式设计: 展志

ISBN 978-7-5470-3710-2

定价: 32.0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邮购热线: 024-23284050

传真: 024-23284521

E-mail: wanrongbook@163.com

网址: <http://www.chinavpc.com>

目 录

前辈的故事	213
预感	185
空地上的女人	157
柿子	127
源自『远野物语』	99
风之桥	61
冬	31
有庭院的家	1

有庭院的家

庭院里盛开着山茶花，旁边是一张摆放花盆的木台，木台的颜色呈暗灰色。

台子上空空荡荡，缺了角的花盆散落在地面上，长着一些杂草。花盆里不知是花卉还是草木，枝叶早已枯萎，却并没有被移栽或者铲除，而是放在那里任其荒芜。

木台受风雪侵袭，几乎已经完全破损。似乎轻轻一碰，顷刻间便会倒塌。或许这就是所谓的腐朽吧，颜色也已经脱落了。经雨雪侵蚀、风吹日晒，木台已经岌岌可危。

相比之下，山茶花却是格外的鲜艳。

厚厚的枝叶，浓浓的色彩，花朵红得近乎刺眼。

山茶树一派生机盎然。若都以植物的角度来看的话，木台却已经枯死。莫非这就是它们的区别吗？

不！木台不仅作为植物早已枯死，即使是作为器物，它也正在逐渐失去其应有的机能。

这样看来，已经无法挽救了。

破裂、缺损还可以修补，但腐朽则无法挽回。或许成为这座木台原材料的树木，不久即将迎来它生命的第二次消亡。

它将就此腐朽、分解，化为微不足道的尘埃。木台看上去干燥，但却并不一定能被点燃。因此，它甚至不能被当作引柴。表面干燥，但内部无疑十分潮湿，或许还会滋生出蛀虫，就是那种盘踞在石头底下蠕动的令人作呕的虫子。

这座庭院里到处散发着这种气味。

我并不喜欢这座庭院。

山茶树后面的矮墙也是木制的。

矮墙并不像木台那样破损严重，仍旧保留着树木原有的光泽，木头的质感依然尚存。同样都是死去的树木，结果却天壤之别。难道是涂料的区别？或者是构成材料的树木的种类不同？

正当我想着这些的时候，小山内君回来了。

小山内君是高中教师，不过因患有严重的胃疾，目前正在停职疗养。

他原本就身体消瘦，现在却又只能喝些稀粥，愈发变得骨瘦如柴了。一张脸与其说是苍白，不如说是面如土色，头发也失去了光泽，显得异常干燥。

“怎么，在欣赏庭院吗？真是少见呀！”

小山内君问道。

“噢，闲来无事，谈不上欣赏，只是随便看看外面罢了。”

“怎么是外面？那可是我家的院子呀！”

“我指的是屋子的外面。”

“那倒没错，可那里有一堵墙，看不到墙外面，你看到的只能是院子。”

真是爱较真儿的家伙。可是，当我问道这是否就是他引以为自豪的庭院时，小山内君却大声地笑了起来。

“有什么可以自豪的！这个院子我从小就看惯了，老实说我非常讨厌它。那个踏脚石下面有许多座头虫，檐廊底下还会爬出灶马蟋来。挖开泥土，里面还有蚯蚓和蝼蛄之类的昆虫，而且还长了一地蜚人的杂草。我的皮肤非常敏感，一不小心碰到了就会糜烂发烧。所以我讨厌摆弄泥土，当然也不知道如何莳弄花草。”

“虽然如此，山茶花却开得非常艳丽。”

“这种东西，不用管它自己也会开花。”小山内君说道，“好像花儿也在欺负我，所以我也讨厌花儿。”

“花儿也欺负你吗？”

“我活得可真够累的！”

原本站在檐廊下说话的小山内君走进榻榻米房间，隔着炕桌坐在了我的对面，望着山茶花。

“那些家伙容光焕发，显得那么健康。只吸吸雨水晒太阳，就长得那么色彩鲜艳。相比之下，我却是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说起来，我因不常晒太阳而脸色发白，这倒也是没办法的事，可是吃了那么多的补品，喝了那么多强筋壮骨的药汤，总想努力挣扎着活下去，可到头来还是长成一副霉菌或菇类一样的暗淡面孔。”

“我说，哪里有那种长得绿里透红的人啊！”

“这并不是颜色的问题。”小山内君说道，“看，像你的皮肤，表面湿润，充满了光泽。不是说色彩鲜艳，而是说富有生命力。那种红与绿的浓重，体现了生命力的旺盛。在那棵山茶花的身体里，必定充满了生命的脉动。比较起来，我却脉搏虚弱。也不知道是血还是气，它们就像没有拧紧的水龙头，沥沥拉拉地流淌着，让我看不到半点生命旺盛的势头。”

小山内君撇了撇薄薄的嘴唇，说道。

“这些山茶花总是那样怒放，像是在讴歌生命的火花，而且永不凋谢。”

“你又在说胡话了，世界上哪有不凋谢的花儿？”

“不，它们从不凋谢。”

小山内君愤愤地说着，探出身子把拉门关上了一半。我看他很吃力，索性起身关上了剩下的一半。敞着门的确感觉很冷。

“山茶花这东西花瓣不会散落，它总是整朵花落地。保持着盛开时的姿态，整朵花一齐落地。”

“就是所谓的落山茶吗？”

“就像砍头一样。”小山内君说道。

“砍头？好一个古老的比喻，而且很可怕。”

“没办法，那样子真的就像斩首一样。就是说，山茶花不会衰败，只有突然死亡。哦，即使花落了，树也不会枯竭，所以山茶树本身永远不会死亡。一般的花会枯萎、褪色、变质、干枯、花瓣一片一片地脱落，山茶树绝不会像这样衰亡。”

“可脱落的花朵会枯萎，而且会腐烂的吧？”

“死了以后当然会腐烂。我的意思是说，山茶花在活着的时候不会枯萎、衰败。”

原来如此，或许小山内君说得有道理。

“想想看，植物是不会衰老的。”小山内君说道。

“不是也有老树的说法吗？古树到处都可以见到，当然也有上了年纪衰老的树。”

“树木要活多久就可以活多久。年轮古老的树木都非常巨大。它们可以历经数百年而不衰。当然，如果断了水、砍了树干，或是染上疾病，那就没有办法了。动物如果生长到一定的年龄就会衰老死亡，不会无限度地成长壮大。老年人上了岁数通常都会萎缩。”

或许是吧！

我说自己从上高中以后就不再长高了。听我这么一说，小山内君赶忙回应，说自己从上了中学就不再长个了。

关上拉门，房间里就像蒙上了一层窗纱，变得一片昏暗。

太阳还挂得老高，房间里却暗得让人想点灯。“这屋里好黑呀！”听我这么一说，小山内君回答道：“我家本来就这么黑。”

“不知道是方向不正还是房子盖得有问题，阳光总是照射不进来，可院子里却是一片阳光明媚的。不论是早上的朝阳还是晚上的夕阳，都只照射在院子里。只是，不知道这房子是怎样的一种结构，屋子里却始终是暗无天日。”

如此说来，无论我什么时候来这里，房子的确都是一片昏暗。除了门厅昏暗外，走廊也很黑。

人的固有印象非常可怕。印象中我总是在黄昏时刻来到这里，可仔细一想，却也并非如此。

“房间窗户也不小啊。”听我这么一说，小山内君接着说道：“通风也不差。”

“或许比起采光来，父亲更看重通风吧。”

“这是令尊大人盖的房子吗？”

“我想应该是。尽管这是我的家，但我却不能确定。因为这所房子是在我出生前盖起来的。家母是父亲后续

的，我是父亲晚年生下的孩子。据说，我的祖父不是东京人，好像是什么地方的乡间武士。明治维新时加入了幕府的军队，顽抗到最后，被官军逮捕并处以斩首。听说头颅被挂在板桥还是什么地方示众，当时年幼的父亲还跑过去看。”

“看到了吗？”

“看到了。”

“令尊大人参观了自己父亲示众的头颅吗？”

“这种事情怎么好‘参观’？”小山内君笑了笑，“那可是具尸首啊，而且是一部分，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况且还是作为犯人被当街示众，并没有什么好参观的。”

“说的也是，不过那都是些过了时的话题，谁知道是真是假。”

“是啊，放在如今的世道，哪里还能看到死刑的尸骸？所以我觉得，那简直就是奇谈怪论。可父亲却没完没了地说，他的确看到了。父亲应该真的看到了。父亲是十八年前，七十多岁时过世的，算起来时间也相当。明治初期，父亲刚好十几岁。而且，听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恐怖。父亲说，他只觉得那首级黑乎乎、脏兮兮的。在父亲看来，人死的时候表情应当更加威严一些。因此，父亲似乎还觉得有些遗憾。祖父的首级，嘴巴半张着，舌头露出了一半，两眼翻白，看上去显得有些滑稽。不管怎么说，过往行人

都在看着呢。作为儿子，总是希望父亲死时的表情更加体面一些。”

“既然是斩首，那也没有法子。”小山内君说道。

“被杀头，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应该没有什么感觉吧！也没被杀过头，怎么会知道？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根本就来不及感觉疼痛吧。”

“真的不痛吗？”

小山内君的视线转向了前方。

“砍到一半的时候不会痛吗？”

“怎么知道是砍到一半了呢？”

“先是刀碰到了脖子，接下来头被砍掉，不是吗？”

“那只是一瞬间的事情。”我说道。

“听说在旧幕府时代初期，曾经有过锯刑或者五马分尸之类的带有拷问性质的刑法。如果像这样被一点一点地撕裂，那一定会很痛。噢，痛得简直让人不敢想象。不过，如果用刀砍的话，那只是一瞬间的事情。比如，被刮脸刀划破手指，划的瞬间并不觉得痛，事后才慢慢地痛起来。如果是被砍头的话，就没有事后了，因为人都已经死了啊。咳，就算有被什么东西猛烈撞击的感觉，但是在感受到撞击之前，人就已经断气了吧。”

“果真如此吗？”小山内君满不服气地说道，“果真瞬间就失去了知觉吗？”

“只要被击中要害，意识就会瞬间消失。即使不是杀头，被铁棒猛击头部也会昏倒过去。根本就不存在你说的事后那回事。”

“奇怪，我们这是在谈论些什么？”听我这样一说，小山内君脸部抽搐了一下，表情显得有些无奈。

“噢，或许也有被刀子刺死的，但是却没有被砍头的。现如今已经没有人持有日本刀了。就算有，也没有人具备那么高的手艺。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

“或许，真的是过去的事了吧。”

尽管如此，但对于小山内君来说，那并不是很久远的老祖宗的事情。它就发生在自己祖父的身上，就是所谓的回首可及的过去。这样一想，那也并非很久以前的事情。砍下头放在道边示众，这种事情放在今天，已是难以想象的野蛮行为。然而那时，这种残酷的暴行竟然公开进行，且就发生在自己的身边，这不由得使我感慨万分。

“连杯茶水也没有上，实在不好意思。”小山内君突然说道。

“噢，没关系。倒是我事先也没打个招呼就突然造访，实在是抱歉。我出来办事刚好路过这里，突然就想起了你。我们大约有三年没见面了吧！我也因为整天忙忙碌碌的，过年也没能来问候一下，可心里一直惦记着。”

“惦记着什么？”

“惦记着你的身体呀！”我说道，“听别人说你正在停职休息。我知道你从前一直胃不好，但还不至于严重到影响工作吧。要是知道的话，早就应该过来探望你的。”

“我停职休息也不仅仅是因为胃病。”

“还有其他的原因，”小山内君皱起了稀疏的眉毛说，“只要操心过多，胃病马上就会复发。个人的事情已经弄得我焦头烂额，还要继续站在讲台上，实在有些承受不住了。”

“嗯，看来你的确很忙。我看你一刻也闲不住。噢，我的事情你不必介意，如果不方便的话，我改日再来。你不要嫌我空着手来，我这样是因为听说你只能喝些稀粥，想必你不需要。相反，我还担心会打搅你休息呢。但现在看起来，你的精神还蛮不错，这样我就放心了。下次我一定带着礼物来看你。”

待我正要起身，小山内君却叫住了我。

“如果可以的话，希望你先不要走。”

“为什么？”

“噢，有件事情想麻烦你。可毕竟你是客人，实在有些难为情。”

“哎呀，不必客气！能这时候来这里也是一种缘分。我已经办完事了，今天也有空。只要我能办到，我会尽力而为。”

“那我就不客气了，”小山内君说道，“既然如此，可不可以请你帮我看一会儿家？”

“看家？那还不容易嘛。这么说，你是打算出去吗？”

“嗯，我得去叫医生。你知道，我家里没有安装电话。”

我问道：“是要去看医生吗？”小山内君回答道：“是去请医生。”

“请医生？就是说，不是你要看病啦？”

“不是我。我要请医生开诊断书。噢，实话对你说……”

“我妹妹死了！”我的这位消瘦的朋友面无表情地说道。我自然紧接着追问了一句，于是，这位朋友回答说：“噢，刚刚去世。”

“就在你到来十分钟之前，她才刚刚断气。”

“喂！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为什么要开这种玩笑？你的妹妹，是不是佐弥子小姐？”

“是的，是佐弥子。”

“佐弥子小姐怎么了？”

“我已经说过，她死了。”小山内君以平淡的口吻说道。

“死了？佐弥子小姐她死了？”

“是的，就在那段隔扇里面。”

小山内君把脸转向了通向里间的隔扇。

“喂，这么说，如果我没有记错，佐弥子小姐不是四年前结婚了吗？”